



法布尔观察手记 ——蜘蛛的生活

〔法〕法布尔 著 程晓燕 译
海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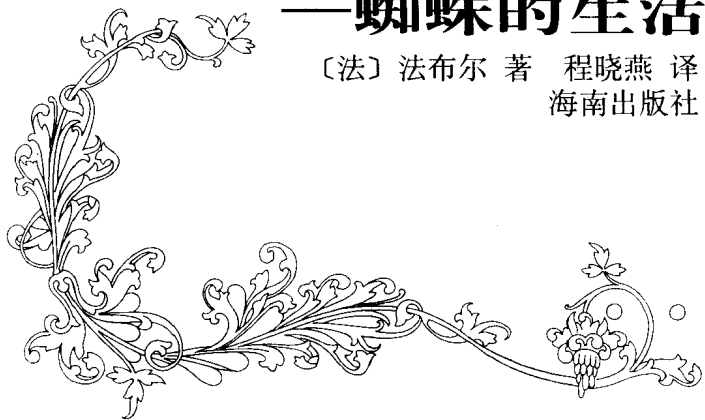
法布尔观察手记（精华卷）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Etudes sur l'instinct et les moeurs des insectes

法布尔观察手记 ——蜘蛛的生活

〔法〕法布尔 著 程晓燕 译
海南出版社



本书根据法文本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Etudes sur l' instinct et les moeurs des insectes 译出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蜘蛛的生活/(法)法布尔著;程晓燕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9.8

(法布尔观察手记/罗琳策划)

ISBN 7-80645-490-X

I. 蜘… II. ①法… ②程… III. 蜘蛛目-普及读物
IV. Q959.2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577 号

法布尔观察手记(精华卷)

——蜘蛛的生活

程晓燕 译

责任编辑 黄宪萍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80645-490-X/1·55

(蝎子 蜘蛛 象鼻虫)三册定价:36.00 元

生命诗篇

鲁枢元



一个人花费一生的时间用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得上奇迹；一个人一生为“虫子”写出了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竟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 J·H·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

“昆虫”，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过于学问化的名词，不像人们日常口头用语。其实，人类与“昆虫”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我们几乎时时、处处都会和形形色色的昆虫不期而遇：树上的知了、花间的蜜蜂、地上的蚂蚁、水面的蜻蜓、柜橱下的蟑螂、茅缸上的苍蝇、宠物身上的跳蚤、青菜叶上的蚜虫和米袋子里的象鼻虫，还有扑灯的粉蛾、蛀书的蠹鱼、结网的蜘蛛、吸血的斑蚊……昆虫的数量比地球上的人口不知要多上多少个千万倍，然而，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甚至从不愿意认真地想一想它们也是生命。我们大家有谁会知道：蝎子如何谈情说爱，象鼻虫如何生儿育女，蜘蛛与螳螂的厮杀施何绝技，黑蚜虫与红蚜虫的集体逃亡有何结局。法布尔毕



其一生所做的，正是我们大家全都忽略的。仅仅凭着法布尔打开的这一广阔的未知领域，《昆虫记》就足以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书。

昆虫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比如“昆虫学”，在大学讲坛、中国科学院历来有着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表格、曲线，一串串艰涩的术语、法则、概念。法布尔的研究方法与此截然不同，他是靠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在野外环境中、对自然生存状态下的昆虫们进行细心反复的观察、比较、想象、思考，从而写出了一篇篇细致鲜活、生动感人的考察报告。法布尔《昆虫记》中研究的是“生命的活态”、“生命的过程”、“生命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密切交往”，书中洋溢着作者自己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书中的言语又始终灌注着作者本人生命的汁液与心灵的气脉，《昆虫记》因此成了一部人世间独一无二之书。

在中国，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出版过多种法布尔《昆虫记》的节译本，引发了那时广大读者的热烈的兴趣。鲁迅曾把法布尔的《昆虫记》奉为“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希望“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周作人对《昆虫记》还要更推崇一些，他说，读这本讲昆虫生活的书，“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还引用戏剧家罗斯丹的话赞扬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到了90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书市上几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都很受欢迎。这次，由罗琳女士策划、海南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这套《法布尔观察手记》（精华卷），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规模颇严整、内容颇

丰富、体例颇系统的法布尔著作的中译本，代表了《昆虫记》一书目前在中国传播流行的颇高水平。

在这套书中，法布尔的学术立场、研究个性表现得更为集中。

法布尔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始终面对两个方面的强大势力作战，一是传统中蒙昧的俗见与陋闻，二是所谓“科学”的僵硬与专制。

关于前者，鲁迅曾在《春末闲谈》一文举出中国自古流传的一个谬误：“螟蛉有子，蜾蠃负之”。鲁迅说，“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人们才弄清楚，细腰蜂“蜾蠃”不但不是小青虫“螟蛉”的亲爱的干妈，反而“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对于俗见陋闻来说，法布尔的“科学观察”与“系统研究”无疑是拨亮幽晦的一片光明。达尔文赞誉他为“罕见的观察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后者，法布尔生前时时受到“学院派科学权威”们的斥责，他的这些著述被认为缺乏“科学”的严谨与庄重。对此，法布尔曾站在“虫子们”的立场和“普通人”的立场上毫不妥协地反击，并激昂慷慨地阐明自己的治学宗旨：“你们是剖开虫子们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剥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灌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法布尔强烈呼吁：教育，要尊重人的首创精神；科学，要放下架子学会亲近人。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民间立场”与“人文情怀”，《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

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的桂冠。

就中国而言，本世纪内两次出现的“法布尔热”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首先，时代舞台的幕布色彩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法布尔热”的背景是“五四”运动，主流思潮是“启蒙”，是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崇尚，法布尔的《昆虫记》主要是作为一种优秀的“科普读物”向人们推广的，人们更看重书中介绍的关于昆虫的知识。本世纪末，“生态危机”险象环生，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大规模破坏，已严重危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健康，于是，生态环境的保育便成了全世界人们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惨重的教训面前人们开始领悟到，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对照当下蓬勃开展的生态运动，法布尔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在这样的情势下，《昆虫记》的生态学意义自然就更加突显出来。

其次，读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0年代读《昆虫记》的只是那时所谓的“智识阶层”，学者、大学生。如今《昆虫记》的读者已扩展到广大民众，阅读的动机也更加丰富多样。有人为了满足好奇心，从中窥测昆虫世界的奥秘；有人留连书中曲折的故事、优美的文笔，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有人叹服书中明晰的哲理、诚挚的道义，从中感悟天地造化的启迪；有人则景仰作者的人生、崇拜作者的人格，希望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我本人原来是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后来又跨一步进入到

生态学领域中来,我读《昆虫记》时曾突发奇想,突然觉得法布尔自己就像一只“虫子”,他的“生态模式”应当属于“昆虫式”的。这本是艺术创造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融渗的一种化境,法布尔却实现在了他的学术研究中。

昆虫的生存环境大多是贫瘠的、恶劣的,如荒草中的蜘蛛,砂石中的蚂蚁,在极度困窘的环境里,这些生灵反而锤炼出顽强的生命力。法布尔也是这样,他一生清贫,穷到有时连一本书也买不起,他没有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所谓的实验场地只是一个布满野草乱石的荒园,他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荒石园”,他的写字台“比一块手帕”大不了多少,他用的墨水是一毛钱一瓶买的,风刀霜剑般的流言蜚语更是经常不断地向他袭来,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创下了如此辉煌的精神业绩!

昆虫的另一个特点是拥有旺盛的生殖力,法布尔也是这样,当然,他拥有的主要是那种文化的、精神的生殖力,十卷大书,为千百种昆虫树碑立传,从少壮时代到耄耋之年,始终笔耕不辍,我不知还有哪一个研究昆虫的学者能够与其比并。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的这位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

1999年8月30日 海南岛

法布耳《昆虫记》

周作人



法国法布耳所著的《昆虫记》共有十一册，我只见到英译《本能之惊异》，《昆虫的恋爱与生活》，《螞虫的生活》和从全书中摘辑给学生读的《昆虫的奇事》，日本译《自然科学故事》，《蜘蛛的生活》以及全译《昆虫记》第一卷罢了。在中国要买外国书物实在不很容易，我又不是专门家，积极的去收罗这些书，只是偶然的遇见买来，所以看见的不过这一点，但是已经足够使我十分佩服这“科学的诗人”了。

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到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他的叙述，又特别有文艺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虫的史诗之称。戏剧家罗斯丹（Rostand）批评他说，“这个大科学家象

哲学者一般的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写”，实在可以说是最确切的评语。默忒林克(Maeterlinck)称他为“昆虫的荷马”〔原注^①〕，也是极简明的一个别号。

法布耳(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的少年生活，在他的一篇《爱昆虫的小孩》中说的很清楚，他的学业完全是独习得来的。他在乡间学校里当理化随后是博物学的教师，过了一世贫困的生活。他的特别的研究后来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没有好处，反造成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为他的博物讲义太有趣味，都妒忌他，叫他做“苍蝇”，又运动他的房东，是两个老姑娘，说他的讲义里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赶了出去。许多学者又非难他的著作太浅显了，缺少科学的价值。法布耳在《荒地》一篇论文里说，“别的人非难我的文体，以为没有教室里的庄严，不，还不如说是干燥。他们恐怕一叶书读了不疲倦的，未必含着真理。据他们说，我们的说话要晦涩，这才算是思想深奥。你们都来，你们带刺者，你们蓄翼着甲者，都来帮助我，替我作见证。告诉他们，我的对于你们的密切的交情，观察的忍耐，记录的仔细。你们的证据是一致的：是的，我的书册，虽然不曾满装着空虚的方式与博学的胡诌，却是观察得来的事实的精确的叙述，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凡想去考查你们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对着反对他的人们说，“倘若我为了学者，哲学家，将来想去解决本能这个难问题的人而著述，我也为了而且特别为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们爱那自然史，这就是们使得他们如此厌恶的：因此，我一面仍旧严密的守着真实，却不用你们的那科学的散文，因为那种文章有时似乎是从伊罗瓜族〔原注^②〕的方言借用来的！”

①荷马即 Homeros 的旧译，相传是希腊二大史诗的作者。

②伊罗瓜(Iroquois)是北美上人的一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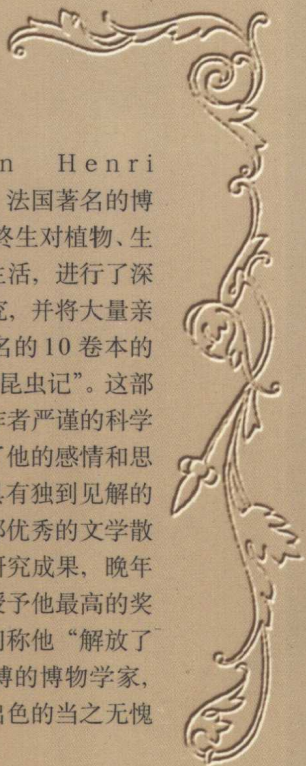
我们固然不能菲薄纯学术的文体，但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

小孩子没有不爱生物的。幼时玩弄小动物，随后翻阅《花镜》，《格致镜原》和《事类赋》等书找寻故事，至今还约略记得。见到这个布罗凡斯（Provence）的科学的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即使在现在的混乱秽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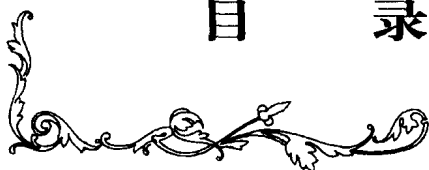
1923 年

法布尔简介

法布尔 (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 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 文学家。他终生对植物、生物, 特别是昆虫的生活,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并将大量亲身观察所得写成著名的 10 卷本的“观察手记”, 又名“昆虫记”。这部昆虫记不仅体现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 而且还倾注了他的感情和思想, 因而既是一部具有独到见解的科学论著, 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散文。鉴于法布尔的研究成果, 晚年斯德哥尔摩科学院授予他最高的奖励: 林奈奖章。人们称他“解放了科学”, “是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 是在现代含义上最出色的当之无愧的诗人”。



目 录



生命诗篇	鲁枢元(1)
法布耳《昆虫记》	周作人(6)
第一章 黑腹舞蛛	(1)
第二章 彩色条纹圆网蛛	(22)
第三章 纳尔榜狼蛛	(38)
第四章 纳尔榜狼蛛的洞穴	(49)
第五章 纳尔榜狼蛛的家庭	(64)
第六章 纳尔榜狼蛛的攀登本领	(74)
第七章 蜘蛛的出行	(83)
第八章 蟹蛛	(98)
第九章 圆网蛛——织网	(106)
第十章 圆网蛛——我的邻居	(116)
第十一章 圆网蛛——胶网	(129)
第十二章 圆网蛛——电报线	(135)
第十三章 圆网蛛——配偶和狩猎	(143)
第十四章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154)
第十五章 迷宫蜘蛛	(161)
第十六章 克罗素蛛	(179)

第一章 黑腹舞蛛



蜘蛛的名声不大好：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一种丑恶的、有害的动物，恨不得谁见了都要上去踩它一脚。根据我对蜘蛛进行的观察，——从它筑窝的本事、纺织的才能、狩猎的狡诈、爱情的悲剧还有其它种种有意思的习俗，都能证明这种结论太简单了。是啊，我们可以不必顾忌科学上的定义，来好好研究一下蜘蛛。说到蜘蛛罪状的时候，主要是说它有毒，这是它让人反感的首要原因。我不反对说它有毒。据说蜘蛛有两个毒牙，一咬到小猎物就会置它们于死地；但是要想伤害一个人和杀死一只小虫子是有很大差别的。小虫子落到致命的蛛网里会丧命，可蜘蛛的毒液对于人来说无关紧要，后果还不如被一只库蚊叮了一下。至少我可以肯定我们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蜘蛛是无毒的。

当然有些蜘蛛确实令人恐惧。它们中间，最让科西嘉农民感到害怕的是红带蜘蛛。（图 1）我曾在田间见过它张着网，勇敢地朝比它大许多的昆虫冲过去。我特别欣赏它那带有胭脂红色斑点的黑丝绒外衣；我还耐心听过那些有关它让人们感到不安的传说。在阿雅克修和博尼法乔一带，传说被它咬一口是十分危险的，

有时甚至会送命。农民都这样说,医生也不敢否认。在离阿维尼翁不远的布热一带,收割的人说到死亡球腹蛛时常常露出恐惧的神情。(图2)这种蜘蛛是L·迪富尔(L·Dufour)首先在卡塔卢尼亚山区发现的,据收割的人说,被它咬一下会有严重的后果。意大利人那里有一种可怕的舞蛛^①十分出名,被这种蜘蛛咬过的人会痉挛性的发病,手舞足蹈。有人说,要治疗这种塔兰托舞蛛病(tarentisme)——人们这样称被意大利蜘蛛咬过后得的病,必须借助于音乐,这是惟一有效的治疗办法。有人还把这种特殊的曲调记了下来,认为这些曲调最适合于放松。医学上倒确实是有以治疗为目的的编曲和音乐。我们现在看到的快速的,带跳跃性的塔兰托舞,是不是过去卡拉布里亚农夫用于治疗的呢?

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些古怪的传说呢,还是不去理睬它们呢?



(图1) 红带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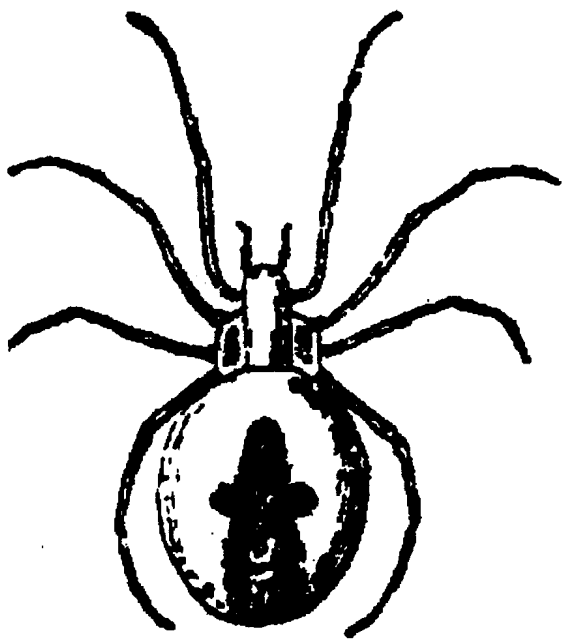
我了解的情况不多,所以不敢妄发评论。谁能说被舞蛛咬了以后不会在体质差的人或敏感的人身上引起神经混乱呢?而音乐不会使他们平静呢?谁能否认在剧烈地蹦跳之后,患者大大地出了一身汗,不会减轻痛苦呢?所以绝不能对这些说法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当卡拉布

^①舞蛛(Tarentule);常见于意大利塔兰托一带。——译者

里亚农夫对我讲舞蛛的时候,当布热的收割人对我讲死亡球腹蛛的时候,当科西嘉的耕农对我讲红带蜘蛛的时候,我都仔细听着,思考着。由此得知,这些蜘蛛,还有其它一些种类的蜘蛛,至少它们其中的一部分吧,确实名声很坏。

我所在的地区里最强壮的蜘蛛——黑腹舞蛛将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材料。我不想从医学上去探讨它,我最关心的是它的习性问题。由于它在捕食中先要用到毒牙,我以后还会谈到毒牙的作用。那些有关舞蛛的生活习惯,以及它们先潜伏起来,然后捕捉、杀死猎物的狡猾方法,都是我研究的主题。我先摘录一段L·迪富尔的著作作为前言,这曾经是我喜欢读的段落之一。我之所以对昆虫感兴趣,这些著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位学者给我们讲述了他在西班牙观察到的普通的舞蛛,即卡拉布里亚舞蛛的情况:

“塔兰托狼蛛^①喜欢住在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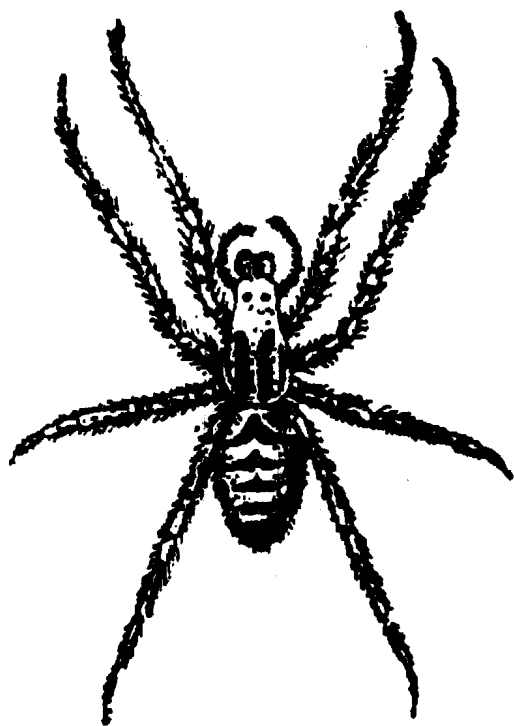
(图2) 球腹蛛

①塔兰托狼蛛在这里即指普通舞蛛,在迪富尔的引文里狼蛛即指普通舞蛛。——译者

阔、干燥、荒芜、朝阳的地方。成年的狼蛛一般在地下活动，在它自己挖的十分狭小的洞里活动。这些洞像大拇指粗细，有一英尺深，但不是完全垂直的。这狭长的坑道证明它不但是灵巧的猎手，还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它不光要造一个窝把自己藏起来，挡住敌人的追击，还要造一个监视猎物的观察站，从这里能像箭一样地扑向猎物。这些舞蛛全想到了：地下的洞先是垂直的，在四五英寸深的地方，它又横向挖了一小段，成为一个胳膊肘形，然后再垂直往下挖。舞蛛平时就是趴在这个拐弯的地方，警惕地监视着外面，随时注意着洞外的情况。当我去捉它们的时候，我能看见它的眼睛

在那儿像钻石一样发着光，就像黑暗中的猫眼睛一样。（图3）

“在地面上，舞蛛的洞口周围一般有一圈高出地面像井沿一样的东西，这是它用各种材料建成的。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物，有一英寸高，有时圆口的直径达到两英寸宽，比洞口要宽。这个尺度好像是蜘蛛工程师精



（图3）普通舞蛛